景宋本禮記正義

八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

疏 正義曰案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注林鍾至純恪 正義曰案律曆志黄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引周語曰下者證林鍾之義故周語云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案注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皆記時候也鷹學習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着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

疏正義曰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蛬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螽非也　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荅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　腐草爲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

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 注謂攫至螢火 正義曰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炤 命漁至取黿 正義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之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 注周禮至榜人 正義曰引周禮秋獻龜魚是𩿅人職文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者之非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令月令四爲田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丘也上帝太微五帝 疏 正義曰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級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養犧牲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辱暑至土彊論上暑下潤糞地爲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

注 四監至爲田 正義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古文云今月令四爲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

注爲民至五帝　正義曰爲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爲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爲祈福浪使民芟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昊天上帝秖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秖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

之度 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疏 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爲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揔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 注 婦官染人也采五色 正義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爲染人采五色者鄭注皐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巳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 注 旗章至章識 正義曰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䞓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

木母有斬伐爲其未堅刃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土將用事氣欲靜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大事興繇役以有爲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疏注土將用事氣欲靜　正義曰土雖寄王於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

無發至之事　正義曰發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

謂時未順而豫動召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 注 土稱至稼穡 正義曰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 水潦至天殃 正義曰六月主未未有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地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爲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 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干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注 言土至歸中 正義曰解所以犯天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害者若動地則致干災害是地功由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受天澤爲成己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

孝經說也既謙虛開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

是月也土潤辱暑潤辱謂塗溼也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土潤辱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強㯺之地

疏正義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被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句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

云行水也　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也　注薙人至變之　正義曰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案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牙康成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案皇氏云夷音薙繩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埆地爲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　可以至土彊　正義曰於此月之中又可行以下二事也糞薙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彊者彊者彊檃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薙糞之使田美也　注土潤至之地　正義曰土潤辱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糞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爲下

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彊故言互文也云土彊強檃之地者強是不軟檃是埻闕也並謂磽礰磊磈之地也草人職云彊檃用蕡彊檃強堅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疏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此地災國多風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注未屬巽正義曰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离主巳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井而高下皆水**禾稼不孰**傷於水也**乃多女災**含任之類敗也疏正義曰丘隰水潦及禾稼

不孰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疏 正義曰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爲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 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其蟲倮**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

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其數五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內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帀

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疏 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其日戊己　正義曰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爲日名也　注　日之至之佐　正義曰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

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曰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曰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曰從黃道也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注后土至土官　正義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注象物至淺毛　正義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案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

狐狢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黿是不取五靈也

聲始至之象　正義曰案律曆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

九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

君之象也　律中黃鐘之宮　正義曰黃鐘之宮於諸宮

爲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鐘之宮聲

非黃鐘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鐘之宮也黃鐘候氣之

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鐘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

氣之法取黃鐘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鐘

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

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爲宮據律主言之也崔

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爲一調迭相爲宮

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鐘宮最長爲聲調之始十二宮之

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鐘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

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

鐘之宮應不直云黃鐘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

者明主爲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鐘之宮不言律應

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鐘爲宮音相應非爲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爲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 注 黃鐘至爲宮　正義曰不云黃鐘律最長而云黃鐘之宮最長者唯黃鐘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者案黃鐘之調均則黃鐘爲宮黃鐘生林鐘爲徵林鐘生大蔟爲商大蔟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鐘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　至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應者謂季夏土

聲與黃鐘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鐘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爲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爲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鐘之宮 注中霤至之禮 正義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爲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

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鄉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注 大廟至含物也 正義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

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案易乾爲馬坤爲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帀於四時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寛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寛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寛象土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

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律中夷則 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其數九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其祀門祭先肝 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

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疏 正義曰案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昬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昬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昬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昬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注 少皡至金官 正義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皡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皡金位相當故少皡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皡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皡氏之子曰該爲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皡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注 三分

至官壞　正義曰案律曆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爲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故云以其濁次君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爲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商聲雜亂感動人心令情性傾陂情既不正是以官司敗壞也 注夷則至無二　正義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个整寸揔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揔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

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
者證夷則之義案周語注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
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注祀之至
之禮　正義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
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
秋爲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
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
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
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
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
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
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
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鬲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鬲於心也
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
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
故主得南鄉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

南設盛于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

注 寒蟬至而已　正義曰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謁告）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

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命理瞻傷察創視折[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端猶正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

以贏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疏】正義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注】古者至其義　正義曰案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之於此嘗祭之時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今正是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

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爲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爲害也營室主武士疏正義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注介蟲至之屬 正義曰案越語云越伐吳吳王使王孫雄請成於越越王欲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注營室至武士 正義曰案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士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行夏令則國多

火災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爲也今月令瘧疾爲疾疫

疏正義曰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　國多至瘧疾　正義曰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

羞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疏 正義曰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注 南呂至秀物 正義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

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南呂之義案周語注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陰佐陽秀成物也 注盲風至孰是 正義曰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鷰者釋鳥文玄鳥歸爲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爲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之說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然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云不以中國爲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云羞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

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行猶賜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

作之可也冠帶有常因制衣服而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疏 正義曰此論養老及制衣服之事皆此月所爲故言是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但此事起孟秋此月申嚴而已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不更別言是月也自乃命祝宰至先薦寢廟論循行犧牲享祭上帝并難以達秋氣犬以嘗麻揔是祠祀之事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无疑論築造城邑收斂積聚勸課種麥爲農爲民亦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甬論晝夜既等齊平度量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愼因其類論秋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逆于天有順於時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

注 此謂至繡裳　正義曰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

其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爲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正義曰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但上是祭服服委曲言之　注此謂至之可　正義曰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戰伐田獵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此詩是豳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言遂陳先公居豳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　注申重至其罪　正義曰申重也釋古文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是月也乃命宰

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孰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

脩囷倉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始爲禦冬之備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入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日夜分則同度

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疏】正義曰此月烏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　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　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　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　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　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　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　【注】宰祝至曰豢　正義曰案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案樂記云豢豕爲酒周禮犓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

注難難至疾疫　正義曰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爲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昴畢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既爲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

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案十一月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摠除疫氣故爲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尨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攘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注隋曰至其災　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竇與窖相似故云隋曰竇方曰窖者竇既爲隋圓故以窖爲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災者於此仲秋之時戒勑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至民當入室無在田

野罷被其災案豳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既了暫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注 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

正義曰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

注 雷始至利農

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爲始八月宿直

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氐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國語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之初也案律曆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閒亦校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曆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見東方未聞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

襄公聘宋假道於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氏單襄公歸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刈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農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事謂與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疏 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儗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

利民人之事四方撼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 注 事謂至戒焉　正義曰以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衆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 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 **草木生榮** 應陽動也 **國乃有恐** 以火訛相驚

疏 正義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至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 注 宿直房心心爲大火　正義曰鄭云此者解仲秋行春令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令行春之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 注 以火訛相驚　正義曰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金能尅

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疏正義曰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也疏正義曰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大災草木蚤死地災○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正義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

注無射至軌儀　正義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揔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至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案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外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喆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銍穫而收藏之 注來賓至殺也　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

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

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

疏

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

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藏帝至必飭　正義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注重粢至亦敬　正義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内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藉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藉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爲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祗亦敬者經有敬字祗又訓爲敬故云祗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爲心不有怠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猶猥卒上丁

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疏 正義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祇敬必飭論務內必須

敬愼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爲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并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于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 注 爲將至重吹 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爲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 注 言大至謂此 正義曰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偏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

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　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正義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嘗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 注 嘗者至告焉　正義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合諸至所私　正義曰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

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天子
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
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
所宜爲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
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旣給郊廟重事事
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 注 秦以至象魏
正義曰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命河爲德水以
十月爲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此皆周
禮典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云互文者
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來歲受朔日則諸侯
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
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稅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
職之數其文旣重故知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
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案大宰職正月
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于象魏者小宰

職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疏】正義曰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　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　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注】五戎至頒之　正義曰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

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力爲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

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由

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衆以軍法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疏 命僕至屏外 正義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注 僕戎至之蔽 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須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七騶者皇氏云

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摠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　載旌旄者課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酇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軍吏諸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

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
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
者以其屬衛王也案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遂載物者轉
寫誤也既以師都爲遂大夫載旜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
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
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斿車也其王建大常
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王路金路不出春教
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茇舍者以草木茂盛
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
冬教大閱者以冬閑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
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
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
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司徒搢
扑北面以誓之　正義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
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

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令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　注　誓衆以軍法也　正義曰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中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案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中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而注旌旂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者雖誤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禮也熊氏以爲此文載旌旐故解爲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羣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證爲中冬兩解其義俱得通也

注　厲飾至爲射　正義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

謂容飾也俗本作餙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正義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内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孰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

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伐木必因殺氣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謂塗閉之辟殺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殺氣已至有罪者即决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孰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行

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師興不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疏蟄蟲至其戶 正義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 收祿至宜者 正義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季秋至鼽嚏 正義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 行冬至分裂 正義曰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 注極陰爲外邊竟之象

正義曰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爲外也　行春至不居　正義曰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牙又因以爲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其蟲介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

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

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

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

疏　孟冬至星中　正義曰案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注　顓頊至水官　正義曰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皡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皡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皡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注　三分至十八　正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注　應鐘至應復　正義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

六寸去一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
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揔爲
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
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
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鍾注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曆志應鍾
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注云閡藏塞也陰
雜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云
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利器用俾應復者案周語
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鍾藏則
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注 行在
至之禮 正義曰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
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
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
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
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
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

上者以主湏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
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注 大水淮也　正義曰知大水淮
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
　載玄旂衣黒衣服玄玉　正
義曰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
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
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
不類者亦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
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黒衣服
玄玉者亦以黒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
故其色黒與夏同也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
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注 今月至
之誤　正義曰鄭以此月乗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
軫何得云乗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㐱袗是玄色故以今
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以車旁爲之必知袗字爲色
者以此經云乗玄路玄袗義同故昏禮云女
從者畢袗玄鄭雖以袗爲同要袗是玄之類
是月也

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謁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疏 天子至孤寡 正義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 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爲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 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注 死事至加賞 正義曰舉死事之人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恵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筴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録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橈相為也

疏 是月至吉凶　正義曰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筴察阿黨事與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

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棺椁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
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
前故言是月自大飲蒸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
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
收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
是月也　命大至吉凶　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筴謂殺牲
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
繇文非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彖上
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
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
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
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筴連文故略而不言吉凶也　注
筴蓍至衍事　正義曰曲禮云筴爲筮知是蓍也云占兆
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
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則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

秦以孟冬爲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筴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注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筴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筴明周亦孟冬釁龜筴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從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爲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爲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爲兩解也云審省録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録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録而已覲鄭注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筴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是月至掩蔽　正義曰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　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户可閉閉之窻牖可塞塞之　命百官謹蓋藏　謂府庫囷倉有藏物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謂芻禾薪蒸之屬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横也徯徑禽

獸之道也今月令彊或爲壐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疏

天氣至下降　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象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无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坏城至徯徑　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

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宁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坏益至爲壐　正義曰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牝飛及牡亡謂失其鏁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壍而種樹木也令使衆庶可守之注衣裳至多少

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小大案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録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摇動生其奢淫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疏命工至其情　正義曰於是之時冬閑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爲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　案度程者謂於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　無或作爲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摇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

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注】主於至所容　正義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令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云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爲器所容也

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

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
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户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
或言臘互文 **勞農以休息之** 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
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 **疏** 大飲蒸 正義曰言於是月
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
飲酒爲饗禮以正齒位蒸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
大飲蒸 **注** 十月至之詩 正義曰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
酒於大學者案此大飲蒸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
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
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
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
黨正者以此是孟冬〻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
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蒸謂有牲體爲俎

者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旣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埽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

天子至五祀　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摠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

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爲大飲蒸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郊蜡各在巳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脩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

注此周至互之　正義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爲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至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爲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爲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

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郡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巳之親故臘祭也 注 黨正至是也　正義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

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 注營室至最備 正義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粮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多

流亡象蟄蟲動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疏】孟冬至流亡　正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　國多至復出　正義曰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　雪霜至侵削　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　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　正義曰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

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〻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疏仲冬至軫中　正義曰案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注周語至九德　正義曰案元命包黃鍾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案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宣徧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者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

金木水火土穀也　飭死事　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命有至暢月　正義曰此不云是月者揔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爲漸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愼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爲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别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揔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爲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間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愼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愼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爲此也爲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沍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沍

所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洩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乃命**

大酋秋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熟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熟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公罪所以警懼其王也主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山林藪澤

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去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䪥也水泉動潤上行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

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氣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國有大兵兵亦軍之氣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民多疥癘疥癘之病孚甲象也

命奄至不禁　正義曰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愼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爲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注於周至之屬　正義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爲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譏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乃命至差貸　正義曰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齊得成孰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湛熾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

用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 注 酒孰至眉壽 正義曰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爲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也此注大酋爲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式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證此十一月命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〻季冬〻以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 注 明堂至牛馬 正義曰引之者證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牧定本作收 注 大澤至蔬食 正義曰案鄭注周禮 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

爲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爲饉蔬謂菜蔬以其麤蔬經言
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蔆芡
之屬注易及至相違　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及樂緯春
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以具在仲夏䟽文又相違者
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　芸始至泉動　正義曰
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而
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氣動
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
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
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
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
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
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
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其國至
發聲　正義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
天時至大兵　正義曰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

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注虛危內有瓜瓠正義曰案天文
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蟲蝗至疥癘正義曰蟲蝗爲敗
水泉咸竭地災也
民多疥癘人災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
旦氐中季冬者日月會於玄
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
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
者蕤
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
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鴈
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
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
雌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

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征鳥厲疾 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

重之也此時魚絜美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

祀之薪燎

疏 季冬至氐中 正義曰案律曆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大呂至宣物 正義曰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三寸故爲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爲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證大呂之義也案律曆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聚物 鴈北至雞乳 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

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案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命有至寒氣　正義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注此月至畢也　正義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請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云曰歷虛危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文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

皇氏以為比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比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征鳥厲疾　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為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注殺氣至為鳩　正義曰案釋鳥云鷹鶆鳩某氏云鶆鳩鷞鳩月令云鷹化為鳩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為鷞即鷞鳩也此征鳥者則鷞鳩之謂也　注四時至雨師　正義曰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

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爲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　天子至絜美　正義曰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至取冰　正義曰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濕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　腹厚至謂虛　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爲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

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
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以言之
冰以至五種　正義曰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
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 注 耜者至之
屬　正義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
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
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
器鎡錤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人曰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命樂師大合
吹而罷　正義曰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
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
更爲之 注 歲將至人樂　正義曰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
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
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
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
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頻傳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凡庶也 注 四監至薪燎 正義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麤大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 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歲且

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傜役傜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

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鱉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行春令則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行夏令

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疏 日窮至幾終　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　星迴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帀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一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至所使　正義曰此脩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揔爲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揔禁也他皆倣此 注 飭國至夏郩　正義曰經云共飭

國典調和飭政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灋是也云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郬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郬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乃命至之享　正義曰此至之享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至芻豢　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

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命宰至之祀　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内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内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注民非至民出　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　白露至入保　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　注丑爲鼈蟹　正義曰案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爲妖　胎夭至曰逆　正義曰

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 注 辰之至其性

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 注 衆害莫大於此

正義曰以胎夭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

水潦至消釋

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曾子問第七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爲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别録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衍别本皆作禮記正義

（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

疏

曾子至舉幣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解之　君薨而世子生者案聘禮云子卽位○

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案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爲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檀弓云大子申生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　孔子至北面　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　於西階南　注　變於朝

夕哭位也　正義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爲告世子生故在堂下　大祝至母哭　大祝以大夫爲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注裨冕至大夫　正義曰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

也案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又注云衮衣者裨之上也則裨唯據衣也言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言裨者取其纉繡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以上諸侯蕘兼五等故揔解其臣服此卿兼公孤卿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又大宗伯云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是孤則絺冕卿與大夫皆玄冕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揔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　祝聲至敢告　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若夫人其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 注 聲噫歆警神也

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案論語云顏淵死子曰

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升奠幣于殯東凡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 注 几筵至體也　正義曰案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案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即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以

此推之即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
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
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
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
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别特設之考
三家之説熊以爲是皇庾以爲非 注衆主至婦人 正義
曰知者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
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 注反朝夕哭位
正義曰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
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
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案士
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
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 注所主至階間 正義
曰所以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
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疏 三日至山川 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巳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解之 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 注 三日至生時 正義曰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巳子未見君至三月爲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略於負子之時則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巳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 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 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 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

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　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　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　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爲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　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注〕宰宗至事者　正義曰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　子升至顙哭　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

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　祝立于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　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　祝宰至衰杖　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　階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

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　注亦謂朝奠　正義曰恐是見子故爲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　注因負至略也　正義曰案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略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

從大祝而告于禰告生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 曾子至山川 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尚裨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

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絰自依常禮也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云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也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皆奠幣以告之亙文也冕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

而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爲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孔子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旣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内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　冕而出視朝　裨冕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詔聽事也　注　聽國至受也　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己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注　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　正義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

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
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
也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至其職　正義曰
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
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
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
在國留守摠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
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勑
以所掌之事也【注】祖道至脯也　正義曰經言道而出
明諸侯將行爲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
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
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
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
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
轢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
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

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此鄭釋爲軷祭之義此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爲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軷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登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軹即轂末軌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爲限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

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　正義曰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黄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

【注】道近至告祖　正義曰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爲道近唯告禰耳【注】朝服爲事故也　正義曰朝服爲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

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

注 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正義曰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不奠務於當葬者 行葬不哀次 不哀次輕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 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疏】曾子至禮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並謂至月死

正義曰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略可知也　自啓至葬事　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母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　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注】不奠務

於當葬者　正義曰不奠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求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　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　正義曰解經不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爲重今爲母至次處而哀爲輕於在殯者今爲在殯者所壓不敢爲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爲輕喪不哀次　注殯當至期也　正義曰此經辭於殯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爲賓爲告賓者案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云殯當爲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案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

廟明也虞當異日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

后饗冠者饗謂禮之

疏曾子至冠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荅之云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內喪則廢　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　徹饌而埽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絜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如將至而冠既荅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　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荅之仍疑而發問

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　孔子至賜服　此一經孔子引類荅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　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　父沒至冠者　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　注内喪至而冠　正義曰内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内云不醴不醴子也者案士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

明不醴是不醴子也服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
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
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即喪家之位
非也 注廢吉至之服 正義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
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
俱成人之服也 注酒爲至醴之 正義曰案士冠禮云
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
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
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
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
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
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
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
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
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
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揔一醴之醮則每

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己榮上之賜不酬酢也冠不醴明不爲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 注饗謂禮之 正義曰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賛者此即是饗賓及賛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奠無尸虞不致爵小

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疏 曾子至禮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　孔子至舉禮也　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

注 奠無至彌吉　正義曰案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奥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

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
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
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
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
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
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生婦拜
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荅
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
主人西面荅拜主婦卒爵拜主人荅拜主人更爵酢卒爵
拜主婦荅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
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
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觶于西階前
比面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
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

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無筭爵彌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注 孝公隱公之祖父　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公弟皇弟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饋奠在殯時也 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

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

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疏 曾子至反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己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己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以否故荅云豈大功乎言己有大功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 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己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奠乎 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孔子乃荅云我

之所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此爲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注饋奠在殯時也　正義曰以其稱奠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在殯時也

注爲君至不奠　正義曰知主人不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

注服斬至兄弟　正義曰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

注言不至奠時　正義曰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

殺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 注 祭謂虞卒哭時 正義曰知者以下文孔子荅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巳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問巳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疏 曾子至於人 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 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己家

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志哀疾也以擯相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

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

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疏曾子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爲兄弟或據壻於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謂之爲兄弟也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

注某子至一耳　正義曰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若彼家死者之

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
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毋則若云宋蕩伯
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說爲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婿
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
某謂使者之名案僖二十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
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爲妻故云宋蕩
伯姬也今爲其子來迎魯公之女而爲婦魯之夫人多是
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
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
何不淑是弔辭一也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此家
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
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
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
餘不在也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巳葬者葬
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
也　不得嗣爲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爲妻父

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己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

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緫以趨喪布深衣縞緫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

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

也謂舅姑没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疏曾子至趨喪　正義曰女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

注布深至之服　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
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緆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
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
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
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　注奔喪服期
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爲
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
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爲父母同皆期也於
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孔子至而哭　女
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
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
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内之次
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皇氏
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
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
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

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　注不聞至以下　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婿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婿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注復猶償也　正義曰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

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二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注重喩至之道　正義曰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爲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爲輕喩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喩輕也　注重世變也　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三月至義也　此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　注謂舅至於室　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

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

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

而已旣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　不遷至婦也　婦旣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爲之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爲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 注 猶爲之服齊衰也　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注 未有至斬衰　正義曰所以旣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婿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

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尊喻甲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

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疏曾子至過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注尊喻卑也○者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揔祭

故云尊無二上也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霸主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爲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　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孔子荅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注　辯猶至公也　正義曰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案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主則拜賓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荅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爲弔

而來非有國之大事故略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荅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

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醻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齊車金路　正義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　注老聃至名也　正義曰案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

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爲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注　祝接神者也　正義曰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　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可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老聃云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　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于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于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　將出至命也　以曾子不解

主命之意故孔子荅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　注以脯至埋之

正義曰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　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

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

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

疏 子游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己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己母是禮與

注 如母至妾子 正義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慈母亦當與己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荅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荅

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案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　注此指至不服　正義曰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案喪服云士爲庶母緦則大夫之子父没爲庶母慈己亦緦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己則緦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

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已者
皇氏云有士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
爲之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
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
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爲子師其次
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
子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
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
公子適妻之子爲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
可知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爲慈
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

注據國至公也　正義曰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
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
爲其善者內則旣云擇於諸母寬裕慈惠温良者以爲子
師其次爲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
妾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故云

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爲己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案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慼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鄭不見也 注公之至其母 正義曰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旣爲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案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没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爲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還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

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爲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蓋是疑辭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

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大廟至祖耳　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

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 注 示奉至聞也 正義曰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析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也馳走者救日之備也奏猶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 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以日食是陰之災

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 注夫人君之夫人 正義曰此經云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三夫人故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當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注既陳至言之 正義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關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

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者　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　注　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　祭則牲至巳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巳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